

孤独的老屋

■吴林溪

六月,老家的杏树要熟透了。那棵杏树种在老屋的院子里,一个不大的院落,久无人居。自从10多年前,爷爷去世,奶奶被接进城,老屋就只剩三间半空房,独自等在那里。

老屋很老了,是爷爷年轻的时候盖起来的。那时候盖房子不需要反复衡量施工队的素质,农忙结束后,村里吆喝一声,老少爷们儿挑个时间,一起做坯,一起架梁,几天功夫,房子就盖起来。

选个好日子,挑个好时辰,新妇娶进门,热热闹闹搬进去。栽上几棵树,

种上一畦菜,养上几只鸡,新妇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当当,新屋生机勃勃。孩子们接二连三呱呱坠地,新屋越来越热闹。直到大儿子娶媳妇搬出去,二儿子娶媳妇搬出去,小闺女嫁出去,小两口变成了老两口,新屋变成了老屋。

老屋安静下来,守着几棵树、一畦菜、几只鸡,等着孩子们回来。孩子们回来了,带着他们的孩子们。孩子们蹿上树、爬上房,笑声从老屋传出来,传遍整个村落,老屋等来了新的孩子,焕发出新的活力。那年的杏子、桑葚、石榴,收成特别好。

老屋逐渐年纪大了,不耐风雨侵蚀,当年盖房子的壮小伙年纪也大了,变成了老头,没法子几天就修好老屋。儿子们争着把老人接到自己的新房子去住,但老头不愿意,他眷恋着这有鸡有菜有鲜果的老屋。老头的儿子长成了壮小伙,可是做土坯、盖土房的手艺已经失传了,老屋只能被迫穿上砖瓦,烫上油毡,盖上彩钢。老头摇摇头,叹了口气,坐在老屋的炕上,吧嗒吧嗒抽烟闷。老屋变样了。

老屋越来越老,少不得每年要修修补补。老头越来越老,开始百病缠身,过了端午节便溘然长逝。奶奶打包了最后的眷恋,拔了菜、杀了鸡、摘了果,进了城。进城之前,奶奶抚摸着那些老树,长叹一口气,只说了一句:“走吧,来年纪记得来摘果子,莫让别人糟蹋了。”

从此,老屋就只剩三间半空房,独自等在那里。没了人气养着,老屋最后一点精气神也消失了,老屋变得更老了。终于在一个雨夜里,老屋轰然崩塌。这是邻居告诉我的,那天夜里,他们听见了老屋最后的声音。

老屋周围很静,因为老屋周围都是老屋,他们的主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了。老屋还在独自坚守着,等着小主人回来,可终究也没有等到。



念念不忘

夏季的夜晚

■李胜国

太阳落山,只留下一片红霞晕染。白天的炎热渐渐褪去,一群蜻蜓在麦秸堆上空时而急掠,时而悬停。小时候的夏季夜晚好像就在眼前。

小孩欢腾起来,在麦秸堆里打滚,像老鼠一样往里打洞,然后从小伙伴的旁边倏地一下钻出来。看着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,站到墙头上、房顶上往麦秸堆上跳,很是羡慕。

我们哆哆嗦嗦地爬上墙头,壮起胆子,闭着眼睛跳下去。这下就不可收拾了,一次次地爬上去,跳下来。最后也转移到了房顶上,撅着屁股跳、趴着跳、大鹏展翅跳……最后竟能在空中翻着筋斗。跳累了,就窝在麦秸堆里躺着一动不动,等蜻蜓落在旁边的麦秸上,有时竟有蜻蜓会落在鼻头上,那就和蜻蜓来一场无言的对视。

西边的晚霞消失,天色渐暗了下来,男人们陆陆续续端着碗出来了,聚到其中一家的墙根下边吃边聊——聊昨天电视里播的新闻;聊谁家添了胖儿子,谁又当了爷爷;聊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在大城市上了班;聊谁家今天新装了电话……

大人们吃饭一般都不管孩子的,任由他们玩、闹。这个时候,蝙蝠代替蜻蜓在我们头顶掠过,哥哥告诉我蝙蝠在夜间飞行是靠超声波的,于是便常常将一根木棍、一把麦秸或是自己的一只鞋抛到半空,惊叹着蝙蝠在突然遇到这些障碍物都能精准地避开。

男人们吃完了也不急着回去,而是把碗就势放到身旁的地上,抽着烟接着聊。女人们吃完饭则对着玩疯的孩子们吼上一嗓子,我们这些孩子就会四散,各回各家吃饭。

吃完饭,我会和妹妹把电视搬到门外的小石桌上,左邻右舍都会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,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看电视。

两集电视剧播完准时解散,收拾好后,我跟着父亲,妹妹跟着母亲,去村西的小河里洗澡。清凉的河水让一天的疲劳荡然无存,坐在小河里,任由小鱼嘬着脚趾,那份惬意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

这个季节,一般不会在屋里睡觉,太闷太热。从河里回来后把褥子扛到房顶,点上自制的驱蚊火绳。看着慢慢飞舞的萤火虫融入了邻村的万家灯火里,而灯火轻挽着天上的繁星。我和妹妹注视着夜空,母亲坐在旁边,轻轻摇着蒲扇。我们在璀璨的星河里找会走的星星——父亲说那是我们国家的人造卫星——跟随它穿过一颗颗星星……

“爸爸!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玩具。”我的思绪被儿子打断,路边一溜闪着夜光卖小玩具的摊点,儿子和几个同龄的孩子在其间穿行,看看这摸摸那。坐在台阶上和我一样看孩子的大人们,都把眼睛深陷在手机里。小区门前有几个妇女拉出了大音箱,开始跳广场舞。远处有几个孩子拽着父母的手哭着嚷着要买烧烤吃……

我看着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,顺着公路远去,尽头有几颗星星镶嵌着,一轮明月将夜空晕染开来,几只蝙蝠从空中掠过……

人生百味

人生感悟

总有温暖与你相拥

■王红心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病房里时不时传出我母亲开心的歌声。有谁会想到她是一个脑梗患者,已经住院90多天了呢?每当想起母亲在医院里的歌声,我就无比感动。

陪着母亲唱歌的是孟凡军夫妇。孟凡军是我的战友,一位因公致残民警。他原本打算夏天到医院做康复,当得知我母亲患脑梗左侧肢体活动受限正在住院时,为了给老人家鼓劲加油,他和妻子李春芳过了正月十五就来到了医院,一边做康复,一边陪伴我母亲,这一陪就是47天。

在这期间,尤其是因疫情被封控在病房的20天里,他们和我一起克服了食物单一紧缺、没有更换的衣服等困难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还帮我战胜了焦虑、失眠、恐慌、沮丧等不良情绪。

那些天,原本4张床的病房住进5位病人,加上家属、护工10多人,拥挤不堪,晚上鼾声此起彼伏,间或病人发出含混不清的叫声。我妈妈那时正悲观失望、情绪低落,我的心情也跌入低谷。幸亏有孟凡军李春芳夫妻俩,他们察觉我妈妈的精神状态,及时给以正向的引

导,他们乐观积极的心态像阳光一般温暖着我们。

每到晚饭后,我们帮助我妈妈练习站立时,就一起唱起那些难忘的歌曲《我的祖国》《南泥湾》……于是,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一幕。

妈妈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,慢慢地,她开始主动锻炼了。凡军根据我妈妈的身体状况,制定训练计划,先是A计划,后来我妈妈体能提升了,又执行B计划。他管我妈妈叫“赵司令”,我妈妈封他为“督察大队大队长”,专门监督她锻炼的。在护工断档时,春芳做起了我妈妈的护工,按摩搀扶……凡军还通过朋友为我妈妈淘换蔬菜水果,给了我们最难忘的温暖。

堂弟每天给我妈妈送来营养餐,战友、亲朋一次次送来了急需的蔬菜水果和物品……

这世界总有温暖与你相拥——那是公交车上乘客让的座位,那是雨天陌生人撑过来的一把雨伞,那是伤痛时战友的关切……当人遭遇失意、身处困境时,那些仗义善良的言行,也许只是一个手势、一句问候、一种目光,却宛如风雪中的玫瑰、寒冷中的酥油茶,永远带给人温暖的记忆。

花开诗旅

凌霄花

■韩英

谁说你是攀援的凌霄
你的脚下有着厚实的土壤
你向往着阳光雨露
也向往着
九天的月光

雨来了,畅快淋漓
风来了,荡气回肠
从不害怕生的陡峭
廊檐上
依然舞得漂亮

有些花儿仰慕
有些花儿不屑
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
没有你的高度
所以,不懂你的思想

【小扇轻摇】

曾经的日子,节奏很慢。就连季节的转换,也显得慢条斯理。麦收后,真正的炎夏才不急不慌走来。即使到了最热的时候,白天在阴凉下躲躲,晚上打开窗户,通常都能捱得过去。若是一点风也没有,顶多摇摇扇子。姥姥的蒲扇,是我童年美好的回忆。小扇轻摇的温馨时光,让人一次次地回首,一遍遍回想。
——刘大礼

【知足】

一碗稀粥半碗墨,
布衣田间话三国。
宁在花下踏月影,
不随浮云追风落!
——赵福永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乡村六月】

乡村六月,连太阳也变得勤快起来。麦子与麦子碰撞,声音有金属一般的质感。麻雀在屋后叽叽喳喳,细数着满树黄杏。村口的梧桐树,在枝头画一幅浅浅的水墨。菜园里,南瓜藤翻过田埂,左冲右突,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黄瓜顶花带刺,在瓜架下悠闲地荡着秋千。
——徐晨